

社会主义

若干问题

教育

辅导材料

作序：高狄

主编：邢贵思 程连昌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济南出版社

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教育辅导材料

主 编：邢贲思 程连昌
副主编：徐颂陶 虞云耀
蔡德明 成银生

中国干部教育协会 组稿编辑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出 版
济 南 出 版 社

一九九〇年六月 北京

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教育辅导材料

*

中国干部教育协会 组稿编辑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出 版
济 南 出 版 社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 1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00 千

1990 年 6 月第 1 版 199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80071-246-x / D24 定价 2.95 元

高举社会主义这面永不褪色的红旗

序

高 狄

(一)

在中国共产党跨越近 70 年的历程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 40 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亿万人民同声高唱“社会主义好”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仍如在眼前的时候，今天，我们竟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究竟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说，在中国酝酿关于这个话题的论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我们思想应当早有准备；但是，一旦这样的问题真的提到桌面上来，作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共产党人，仍然觉得这未免来得过于严酷和令人痛心了。

我们走过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笔直平坦的。在我们审视自己历程的时候，曾经不断地检讨我们的失误和过错。但是，即使在我们亲历十年动乱那样全民性灾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怀疑过共产党究竟好不好，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而今天，讨论这样的问题却成了不容回避的现实。

让我们把话题上溯到稍微远些的时间。19 世纪中叶，当欧洲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激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高涨

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了。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20世纪上半叶，当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为了维护或争夺世界霸权，发动两次灭绝人性的世界大战，使几十亿人卷进战争、饥饿和死亡深渊时，作为对非正义战争的反抗和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与发展，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先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使置身百孔千疮旧世界中的无产阶级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看到了在我们这个不幸的地球上最后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现象的美好前景。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曾使我们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深信不疑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已最后地得到了解决。

但是，我们大约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主义没有象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讲的那样，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是在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军事帝国主义加封建主义、农奴主义大杂烩的色彩极为浓重的国家和中国这样在帝国主义入侵下形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发生了。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并没有发挥殆尽，也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作好“充分的物质准备”。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实践仿佛象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冒冒失失地闯进了这个世界。这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协调和适应上，无疑给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难题。这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在了，他们不能再来说明他们的理论是否正确。作为他们的继承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显然都承担了过重的理论负荷。为了推进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这些后来者尽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各自的贡献，

有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尽管社会主义生产力以比资本主义快得多的速度向前发展了；尽管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已有全球 200 多个无产阶级政党、8000 多万党员为之奋斗，已经拥有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四分之一的土地了，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遇到了困境。

苏联、蒙古、东欧，社会主义在经历了长期改革之后，正面对着严峻的挑战。

中国，1989 年，在经过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之后，社会主义险些被一场惊心动魄的 56 天的动乱和暴乱置于死地。

1989 年的动乱来得那样突然，又那样猛烈。当时各种异常复杂的矛盾交错在一起，我们根本来不及梳理。对党内腐败现象的共同憎恶，对加快推进改革进程的共同愿望，使许多人对投身其中的莘莘学子给以过多的同情和理解，甚至对他们的偏见都持原谅的态度，以致对改革大潮掩盖下早就涌动的浊流一时难辨真伪。实际上，一些“政治智囊们”、一些所谓知识分子的“精英”，其实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始作俑者们，他们的底牌早在两三年前已经亮出来了，而我们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请看——

“公有制在世界范围内走到了尽头”；

“私有、民营是唯一成功之途”；

“中国未来的中产阶级只有依靠现代化导向的政府权威与现代化知识精英的结合才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实践都得到错误结论。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

键问题”；

“20世纪另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它的失败”；

“要把三权分立、联邦制、军队非政治化国家化，作为立宪原则”；

“政治多元化是现代政治的必然趋势”；

“执政党要党理党务、党筹党费、党正党风、党容党派”；

.....

在这些理论中，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这许多言论，有的是发表在国外和大陆以外的地方，而绝大多数就发表在我们共产党人主办的报刊杂志上。而我们许多同志，对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竟看不清楚！

但是，我们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许多坚定的同志，看清了这一点，早就敲起警钟，也进行过斗争，却没有被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所重视，所接受。动乱暴乱平息之后，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这场动乱旨在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个实质，告诫全党要“很冷静地考虑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尽管如此，在国际国内有相当一股势力要变中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事实，被全党、全国人民认识清楚，仍然需要时间，需要过程。从那时到现在，又一个年头过去了。逃亡国外的政治“精英”们不再披挂外衣，赤裸裸地打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旗帜，国际敌对势力反共反华的拙劣表演也可说是机关算尽。这时，进行冷静地反思，会有助于认识的提高和思想的统一。

(二)

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之后，今天重被当作疑问提出来，这不是偶然的事情。邓小平同志去年剖析动乱原因时曾讲到，这是由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的。“气候”一词，在这里是比喻的意思，指某种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背景。那么，什么是今天社会主义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有什么国际和国内的原因和背景呢？

国际上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这是几十年的老话题。但是，我们没有过分看重老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那段话，我们宁可只把它当作杜勒斯之流的一种愿望；我们更看重的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种种武装干涉和军事入侵。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在很多国家连连击退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世界形势向着更有利于爱好和平人民的方向发展。再加上核武器成了对核大国的抗衡与制约，总的格局便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是，对社会主义说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一切私有制都根本不同的制度。它的终极目的是消灭剥削阶级及其赖以生存的私有制。它的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存在一天，就要一天不停地为资本主义织着尸布、掘着坟墓、吟唱着挽歌，直到把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灭绝。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势力必然要对社会主义进行扼杀、压制和反扑。特别是对中国这样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大国，许多帝国主义国家都曾在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中占尽了便宜，今天它们绝不会轻易放开一条生路，让她成为社会主义大国，成为横在

他们称霸世界、瓜分世界的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于是，他们在武装干涉失败以后，必然转而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我们暂时的错误和困难以及实行改革的机会，加紧进行渗透，妄图加速和平演变的进程。这是我们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首先遇到的外部困难。

我们的困难还不只如此。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对各国人民的吸引力，应当是在同资本主义的比较中显现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了一定限度的改良，实行了以所有制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关系的调节（如古典式资本个人占有、家庭占有形式的决化，代之以股份制、国内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以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运行机制调节（如国家运用经济杠杆，运用资本、商品、货币等直接参与生产和经济生活过程的“经济计划化”）、以“福利国家”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良性调节（如提取剩余价值的相当部分用于老年、失业、疗养、卫生、教育等项社会保障事业）等等，刺激了社会消费，相对缓解了生产危机和阶级矛盾，使追求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私有制经济运行机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仍能并行不悖地向前发展。

跟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尽管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国家在钢铁、煤炭、粮食、石油、棉布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我在《怎样看待中国的“穷”》一文中有过详细论述），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之上的，我们的起点比资本主义不知低几倍、几十倍，我们的人口非常之多（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在一起，也没有我国人口多），我们又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中，长期承担着保卫

国家和经济建设的双重使命，这使我们现实社会主义同理想社会主义之间有了很大差距，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有很大差距。我们还需要自我建设、自我完善。十年改革中，在我们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由于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没有牢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一度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偏差，出现了盲目追求过快的速度，追求过高的消费水平的倾向，出现了先是通货膨胀、后是经济调整的困难。党内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腐败现象，这些都给国际敌对势力攻击我们、反对我们造成可乘之机。再加上社会主义世界性的共同困难的出现，对“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的疑问，便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产生了。

不愿来的终于来了。

既然来了，我们就必须承认它，正视它。马克思主义思想有近 150 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出现在全世界有 70 多年、在中国有 40 多年的历史，全世界劳苦人民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我们决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不仅在理论上，尤其在实践上，将最后说明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个伟大真理。我们要教育我们的人民、教育我们的共产党员，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去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只有困难和挫折，才会使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迸射出金子般的光辉。

(三)

现在，我们面临着历史的选择。

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制度。在它之后，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唯一的道路。

任何一个国家，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上帝做不了主，英雄和皇帝也做不了主，那要问问人民选择什么，要看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是什么。

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不是没有人尝试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前的那些革命运动，都是企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的：“在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加上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依附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中国失去了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封建主义已成人类社会的垃圾。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封建势力实际上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资本主义道路又走不通。

中国向何处去？

结论：社会主义是40年前中国唯一的选择，也是40年后中国唯一的选择。

对于西方敌视我们的某些政治家们，类似《大失败》作者布热津斯基先生、《致命的幻想》作者弗利德里克先生、《1999，不战而胜》作者尼克松先生，其他类似这样的政治家们以及中国的某些“精英”们，他们将不顾客观条件允许不允许，都要决计把中国的航船引向资本主义港湾中去。那是他们的信仰，我们无话可说了。山河易改，本性难移，我们很难改变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但是一切善良的人们，则有必要重温一下江泽民同志1989年国庆讲话中的一段话。那是一个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论断——

“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象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

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只能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家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同意这个论断。那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的预言，终究要破产。不信，就让历史来作证吧。

至于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对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某些调整，使生产力得到了稳定的发展，这是事实。但这只是表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质。正如我们知道的，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剥削制度都曾有过它的繁荣期。就拿中国的封建时代而言，汉朝不是有过汉武中兴，唐朝不是有过贞观之治，连腐朽透顶的清王朝不是还有过康乾盛世吗？但是到头来一切封建王朝不都成了历史的陈迹了吗？资本主义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呢？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永远称雄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论怎样调整，股份制也罢，国家垄断资本也罢，垄断资本的国际联盟也罢，它的资本私人占有的性质并没有变，少数人集中了国家多数的财富，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剥削本质没有变，少数发达国家掠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本质没有变。这也就是说，最后将置资本主义于死地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主义大生产这一基本矛盾，仍然是套在资本主义脖子上的绞索，只是暂时勒得还不是那样紧罢了。

有人提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同论”。他们的根据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整了国家与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确实制定了经济发展目标，并且运用经济手段使具体经济活动与国家经济目标相协调，在某种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化产生

了一些抑制，仿佛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同了。其实，这也是误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通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保证了生产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即使遇到困难，也必能按发展——困境——调节——新的发展的路子前进。而资本主义的“计划化”，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软计划，它的指导性是很脆弱的，面对巨大的生产危机将一筹莫展。而不断的经济危机将导致发展——危机——调节——新的危机——灭亡的道路。这个道路尽管是漫长的、曲折的，但无论如何也是逃脱不了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不可能是“趋同”，而是“取代”。

再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结构的调整，使社会化大生产关系不断向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倾斜，这只能说明资本主义在否定自己。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必将冲破私有制生产关系的束缚，使国家垄断资本为社会主义作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成为社会主义的入口，进而按否定之否定规律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到那时，资本主义就连“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哀叹恐怕都来不及发出了。至于何时过渡，如何过渡，那要看种种主客观条件，现在还不可能作出确切的论断。

社会主义不是封闭的、停滞不前的制度。她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制度。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坎坷曲折的跋涉，终于对自身矛盾运动规律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我们经过长期理论反思和付出沉重代价之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上产生了飞跃。我们据此，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经济上，我们由产品经济转变为社

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形式、运行手段和程序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外，补充发展了一部分个体、私营、集体及多种形式的合营经济。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离，进一步发挥了劳动人民作为企业和各项事业主人的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必然触动和呼唤着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政治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她从制度上保证劳动人民最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力，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保证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方向是对的，制度也是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是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在这里，保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这二者的统一协调，有个难以把握的度的问题，很难做到恰到好处。这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离开党的领导，民主可能成为只供少数人挥舞的棍棒；而党的领导过度集中，又可能造成官僚、腐败、专制和特权。当前的改革，主要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扩大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我们已经实施的改革有：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健全和完善民主程序，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使人民代表大会在立法和行使各种民主权力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健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加强人民政协在参政议政方面的实际作用，等等。

这些改革的举措有的已收到明显效果，有的还需要进一步实践。但是，改革的大势已定，我们党深入改革的决心已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吸引力必将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发挥得日益明显。

尽管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还不完善，但它已经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都没有在中国这样多的民主权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主是上

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有多少钱就有多少民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实质。

还有些人拿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证明社会主义已经寿命不长了。这完全是他们一厢情愿。当前发生的现象，只能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某些国家遭受暂时的挫折。挫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暂时的经济优势，企图搞垮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暂时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一点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原先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发展速度快，但起点低，所以一时还赶不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一个相对地快，一个相对地慢，相对快的一方总有一天要赶上、超过相对慢的一方。时间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起步早这一点，企图压垮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发展快这一点，赶超以至最后战胜资本主义，这就是斗争的实质。这种“时间差”的斗争，将是长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没有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前，总有人会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也可能有个别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这不值得大惊小怪。70年以前哪有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从资本主义体系“演变”来的呢。当然不是和平的演变。我们决不输出革命，而且革命也输出不了，但是按照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多少年之后，即便是一千年、一万年之后，资本主义一定会灭绝。这是极而言之，在地球上消灭资本主义，并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假若有人不信，那就立此存照，让我们的后人评说。

不要把资本主义说得那么好。全世界 100 多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发达的，顶多有 20 几个，其余的，有许多比社会主义国家还要落后。就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落后面也是多得不可胜举，就连严肃郑重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说：美国“有足够的事情值得操心”。

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美妙，更不会永世长存。

当今世界，到底谁怕谁呢？应该说，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如果资本主义不怕社会主义；那就“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各管各的事好了，何必搞什么封锁、侵略、颠覆、制裁呢？他们这样做，不觉得辛苦吗？说穿了，是“共产主义的幽灵”，使他们感到可怕！强大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对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存在，资本主义不会进行那么多的变革；爱财如命的资产阶级不会对劳动人民作出那么大的让步。没有社会主义的存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人民的命运将更加悲惨，而少数富人则可以为所欲为。

漫长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奉劝那些因为社会主义遇到暂时挫折而幸灾乐祸的人，不要高兴得太早吧，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

(四)

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是长期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全党同志和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是长期的。小平同志讲，“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确是如此。这些年来，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充斥我们的报刊书籍影视，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声音，非常微弱，几乎很难听到。不是没有人大声疾呼，而是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应该

承认，这些年在思想理论和舆论战线，我们是打了败仗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攻面前，我们不仅没有还手之力，而且没有招架之功，把自己摆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不乱，那才奇怪。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就是利用人们的思想混乱，以售其奸。这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沉痛的教训。亡羊补牢，尚不为晚，现在到了纠正在宣传教育上的失误的时候了。思想文化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去占领。我们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文化、教育、新闻、理论这个阵地，使它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这要进行灌输，但要讲究灌输的技巧，以事论理，以理服人，和风细雨，潜移默化。平暴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很好的工作，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现在，中国干部教育协会编辑、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了《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教育辅导材料》一书。我相信，这本书对即将展开的全党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会起到引导和启发的作用。我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遵编者之嘱，首先写下我的学习体会，也算是我为本书写的开头的话。

1990年6月27日